郭馨美

陪伴孩子閱讀，尋找適合學習障礙者的學習方式

「學習障礙」的定義是因為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導致聽、說、讀、寫等學習上產生顯著的困難，學習障礙者不同於其他心智障礙者，其鑑定基準是智力正常或正常程度以上，但也因為如此，往往讓人不理解他們為什麼學業成績始終跟不上，導致學校老師容易對學習障礙者產生「不努力」的誤解，以及被同學欺負成為常態。

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常務理事郭馨美的兒子Ian就是一例，由於是長子，她形容自己是照著書養，因此很早就發現狀況不對，幼稚園教注音符號、認字就跟不上，然而當時對於學習障礙的診斷沒有那麼進步，一開始醫師發現Ian對模型、拼圖都很擅長，認為腦袋很聰明沒有問題。

但由於Ian寫字顛倒得很嚴重，就像鏡子反射的字形，於是郭馨美又帶著Ian去找眼科醫師，但檢查後視力也沒問題，於是再去做感覺統合測驗與治療，後來才透過兒童心智科醫師確診為注意力缺失過動症(ADHD)。

郭馨美於2017年4月22日於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主辦之「認識讀寫障礙–如何幫助學障者有效學習專題講座及座談會」正拿著麥克風分享。

報讀考試 發現孩子並非完全學不會

「進入小學後，我們兩個開始抗戰！」郭馨美表示自己一開始用嚴格的方式，要求Ian一定要把字寫到正確為止，所以字寫不對她就一直擦，要Ian重寫，光小一的功課就常寫到通宵，但後來她發現這樣行不通，開始換角度去思考有沒有別的學習方式，漸漸發現Ian雖然不認識字，但課文用背的也可以念得很順，「但中年級後因為文章變長了，就無法用這招，我也不想再逼著他寫字，甚至用左手幫他寫功課，才不會被認出是媽媽的字跡。」

功課可以幫忙完成，考試就必須靠孩子自己了，不出所料每次Ian的成績都是海溝裡的分數，郭馨美用修正液把考卷重新還原，一題一題用問的方式，發現Ian並非完全不會作答，只是他無法比照一般同學用文字解讀考卷，於是她跟老師反映這個情形，請老師在下次考試時允許她報讀，那次考了80多分，讓老師與同學們都大吃一驚。

不過這個考試方式卻也引來其他家長抗議不公平，「其實我報讀時老師都在面前，我根本不可能干涉，但其他家長卻認為還是有暗示答案的可能性，所以報讀考試只進行1次就沒有了。」之後Ian的成績當然又回到低標，她也只能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

郭馨美指出不在意孩子的考試成績是一回事，可是學習過程從沒有停止過，她透過報讀測試，確認Ian確實有學到，因此不需要採信那種不適合孩子作答方式的考試成績。

但成績長期低標確實挫折Ian的自信心與人際關係，甚至懷疑自己是笨蛋，郭馨美於是和Ian溝通，不用每科都追上別人，選擇一個最喜歡的科目來加強就好，於是Ian選了數學，經過加強果然有進步，雖然九九乘法背不起來，可是邏輯概念很強。

唸國中時當時校內老師對學習障礙並不了解，普通班的老師一直認為Ian就是練習不夠、努力不夠，不相信怎麼會有人看到字卻寫不出來，幸好終於遇到一個學過特殊教育的教務主任，看過Ian的醫師證明和從小學習的資料，欣然同意Ian去特教組用報讀的方式考試，結果數學與物理都可以考到70、80分。

有聲書資源 對學習障礙者重重設限

郭馨美說，過去學校對學習障礙真的沒有遇過或沒有概念，比如Ian就讀大安高工時也是校內第一位學習障礙學生，因此她帶著Ian摸索的過程非常辛苦；就讀大學後，Ian的學習方式就是上課全程錄音，回家後郭馨美再陪著他一起聽，此外也運用掃描筆，把書上的文字掃到電腦，再轉成MP3音檔來聽讀。

當年學習障礙學生還無法使用有聲書，因此從小學到高一，甚至是大學的國文，郭馨美都用錄音的方式幫Ian聽讀，「直到後來有些電子的專業科目，我自己都不懂了，就沒有辦法錄音。」後來她去立法院倡議時就直言：為什麼要讓每個媽媽吃這種苦？如果已經有這些學科的錄音帶，為什麼不讓學習障礙學生使用？

即使修法通過，學習障礙者可以合法使用有聲書了，但是有聲書的資源分配還是以視覺障礙學生為主，比如視覺障礙學生幾乎不會去讀高職，所以高職的部分就欠缺有聲書的資源。再以圖

書館來說，借閱有聲書也有限資格，目前允許視覺障礙者、聽覺障礙者以及有醫師證明的學習障礙者可使用，然而醫師證明多半是兒童心智科醫師開立，成年後就無法再看這個科別、但一般精神科又不見得懂，導致成年的學習障礙者無法運用有聲書的資源。

學習障礙者的閱讀問題出在識字有障礙，所以讀國字有困難，常用字彙比一般人少；此外，即使認識單字，但不見得讀懂文章內容。

不過郭馨美並沒有因此讓Ian放棄學習國字，而是試著找方法讓他比較好學，她指出許許多媽媽用諧音法或把字拆開的方式來教孩子，「例如每個家長都知道八國聯軍，就是俄、德、法、美、日、奧、義、英，因為用諧音『餓的話每日熬一鷹』來記。」

此外，她建議把國字的字體以及行距間距放大，學習障礙者邊聽的時候邊跟著找字的位置，才不會認錯字，國小時她就把Ian的國語課本放大成A3的大小，雖然閱讀的效果勢必較好，但也因為這麼與眾不同，造成被同學嘲笑。

分享經驗 家長與老師都要共同理解

這樣的養成雖然不見得反映在學業成績，不過Ian現在已經可以閱讀一些小說，更喜歡透過YouTube上面的影片來學習，郭馨美指出適時提供學習障礙者適合的科技輔具，可以有效協助他們學習，閱讀障礙者可透過有聲書學習，書寫障礙者可以運用電腦或其他非書寫的方式，同樣能展現學習成果。

一路陪伴著孩子度過艱難的學習歷程，郭馨美強調親子關係一定要好，「要相信孩子長大會有一條出路，不要因為成績而打壞關係或否定他的所有可能性。」但他也知道家長本身也備感壓力，因為學習過程中老師常會怪家長沒有善盡督導的責任，常會感覺自己是不適任的家長。

因此郭馨美把自己的經驗設計成課程，在協會裡傳遞給其他家長，告訴家長要注意哪個階段可能發生的事情，甚至到學校帶體驗活動，許多老師參與後才明白，學習障礙學生的學習困難是孩子自己無法掌控的。

Ian現在已經30多歲，不過郭馨美仍和他約定，有關簽約的事情必須一起看過，比如工作的合約，她會逐條念給Ian聽，確認他知道意思再做最後決定，透過這樣方式訓練他看合約。

她指出路上很多標誌都是滿滿的文字，若不是Ian熟悉的路段，諸如「前方有紅燈號誌應減速」的告示牌，其實無法馬上理解，因此她教Ian看到牌子就減速，避免造成焦慮感，她也希望這個環境更友善，若能把這些標誌改成簡易文字搭配圖示，這樣的易讀版標誌其實對所有人來說，都能幫助快速理解。